

天开簪岭

□ 王海波

一

抵达簪岭已是傍晚。牌坊上方“天开簪岭”四字颇具个性，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天色微暗，难以辨识。有些东西未必在高处，我就非得仰视。

近八个小时车程，双腿酸麻，下车伸了伸，继续朝天街迈进。雨雾缭绕，拾级而上。古木参天，溪流淙淙。抬头发现，远处依旧在远处。

忽然想起韩愈笔下“天街小雨润如酥”的天街非簪岭之天街。

二

簪岭地处婺源石耳山脉，山居村落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民居串接。接近簪岭，骨子里多了仙气。赣风徽韵，生态人文，这绝妙之地宛若天上人间，我多想把这山这水这云间雾气搬回老家。



之前在网上买了金丝皇菊，包装袋里的金丝皇菊不似一朵花，写满愁屈。特意觅玻璃杯安置一朵，紧缩的身体缓缓水中舒展，一根一根细细长长的金丝在瑜伽，整个的绽放开来，直觉告诉我，此时它的形态应该比田野里更饱满。

初冬回春的这天，我们在大豫镇一门阡村见到“满村尽带黄金甲”——金丝皇菊。金色海洋一眼望不到边际，菊香醒神甘冽直冲云天，一簇簇一丛丛，争相抬起金色脸庞汲取日月精华。一旁，一门阡村黄书记说“花芯全开了就要摘。金丝皇菊11月份开花，月底下霜之前要采完，淋过霜的菊花烘干后焦的。”采摘工作量大又急。十几个阿姨戴着草帽坐在小板凳上采摘，整体推进向前，一直以为阿姨们是用剪刀剪菊花，凑近仔细一瞧，原来她们



乡下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曾有一只叫着“快熟快黄”、“布谷布谷”的鸟从烟雨霏霏的江南，翩跹而来。但不知为何一飞到杨柳青青的家乡，就其声殷殷，其音切切地改口成“花好稻好”了呢？可能是家乡变得越来越丰饶，让这只好鸟产生了赞美冲动。或者，它的前世就是一只习惯看图说话的精卫，那么它一瞥瞥见江海岸线稻棉之乡的丰收景象，就情不自禁地欢歌起来。

童年的海门老家，宅边屋后都是竹林。林子里有高高的老榆和香椿，春天的树上常有鹧鸪、喜鹊、紫带子和百灵鸣唱。一只刚飞到苦楝上的晨鸟，开始矜持得像零星的雨丝，后来渐渐如雨点，继而似清流中的浆声，又宛若早课的诵经声，再后来仿佛如神鸟一般，竟吐出了一连串字正腔圆的本地方言“镬里——吃麦粥”。此刻，林子静得鸦雀无声，只有它以清亮的嗓音在晨风中独领风骚地欢唱。这时，若有那棵老树还在昏睡，一定会被它的丽音之锤敲响。

很喜欢这种婉转而啼的鸟鸣。曾闻鸟无数，可除了南腔北调的啁啾之声，除了大同小异的叽叽喳喳之外，多数的鸟鸣，听了半天竟不知所云。只有在老家，才能经常听到这种标配了乡音的原生态鸟鸣。“镬里吃麦粥”，每个音节就是一个干净的汉字，可在字典上一查一个准。若谁想把当时农村生活略作概括，那么这寥寥几字就够了。它的音色和小巧玲珑的背影，应该不是欧阳修笔下那只百啭千声的画眉，就是杜甫绝句中的黄鹂，或者是

三

因为一场雨，没能目睹簪岭晒秋场景，多了一份缺憾。簪岭晒秋是簪岭特有的农俗，家家户户将收获的农作物放到屋顶晾晒，黄的红的色彩和谐相映，朝霞暮收，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绝伦的晒秋风情画。

对面的梯田花海掩映在一片濛濛烟雾中，错过了季节，我想等下一个花海正盛，再来簪岭。

四

簪岭的小吃街小吃纷呈，我买了一些小吃，在众屋（酒吧）要了两听啤酒。我坐在朝西的窗下，舒缓的旋律把天街隔得远远的。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对一屋触碰灵魂的音乐，我倏然涌起孤寂，莫名地疼痛、感伤与窒息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满村尽带黄金甲

□ 桑云海

双手左右快速开工，下手之轻灵果真称得上“拈花一笑”。阿姨们将菊花采了放入桶内，大叔再把一桶桶菊花倒在蓝色镂空筐子里，将一个个大蓝筐扛上肩运到路上，大叔蹒跚花从浸染满身满肩的菊花香。面目黝黑双手也黝黑的大叔，六月份育苗种植，除草、施肥、排水、田间管理，整整六个月，收获满满菊花田。每一片菊花田都有一个这样的“菊花香大叔”，有“菊花香大叔”，才孕育出这一片片“金娃娃”。

言说刘凤浩将家乡暮冲的黄菊进贡给乾隆皇帝，乾隆帝饮用后甚是喜爱，当即亲赐此菊为“皇菊”，至此金丝皇菊的称号流传开来。金丝皇菊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花卉，焖蒸炒烧拌皆宜，菊花酱、菊花酒、菊花粥、菊花糕、菊花羹、菊花饼、菊花膏皆是独具特色的健康美味。

五

旧山松林老，独自绕阶行。雨林、森林和古树群散发着盎然气息，其中有的树龄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它们历经风霜雨雪的洗礼和雷电天火的袭击，依然傲立在簪岭陡峭的悬崖之上。当我双手轻扶它久远的岁月，冥冥中你会听到亘古的歌谣在簪岭上空低回。漫步其间，徒然慨叹，谁非过客，花是主人！

六

簪岭确实是个移步换景的地方。一路上游客不停地拍照，总想把簪岭美好的瞬间留在记忆里。我每到一处也会拍些自然风光的照片，自然之美，无雕琢之痕，大自然留给人类的除了真实还是真实。说实话，我很少自拍，也是因为自己老了。这些年皱纹渐增，头发渐落，唯有脊

一门阡村的金丝皇菊用来加工制作菊花茶，菊花茶香、甜、润，有散风清热、清肝明目、解毒消炎的药用功效，又富含黄酮素，抗疲劳抗衰老。走进烘干厂房，芬芳香甜扑面而来，现摘菊花被阿姨们一朵朵紧密摆放丝网盘子里，帮阿姨们摆一会儿，黄菊养眼香味润心，再一层一层放到架子上，然后推入烘干机房。工人学习掌握烘干加工技术，机器54个小时全自动温控烘制。毗邻南黄海最大平原水库东湖的一门阡村，金丝皇菊是纯天然生态产品，现采现烘，新鲜保质，八公分高等级的每朵可以卖到15元。田野里金丝皇菊承接日光雨露滋养完美绽放，烘房内收藏精锐淡然沉潜，最后在玻璃杯的沸水之中重华，以最美的姿态涅槃。

家乡有好鸟

□ 蔡晓舟



那只曾为西王母取食传信的青鸟。现在，这些动听的鸟鸣很少有了。也许，家乡的夏天已不再喝那碗滚烫、稀薄的麦粥，这只暗渡春光的鸟，也只好自觉地远走高飞了。

曾听说，一些外国鸟的鸣唱并不见得悠扬动听。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日记中说到：几只驻足电话线上的金丝雀在和他作眼神交流时，就是几句干巴巴的：“来点面包——来点面包”。这叫声，真不如我家那只刚下蛋的母鸡，叫得好听：“来一个、来一个”。

家乡曾有一种形如鸽子的鸟。从毛色上看去，它的羽毛正从浅灰底夹带了小白点，向接地气的土黄色进化。它常

隐匿在沟河田边或在河之洲，用声东击西的唱法学鬼叫。这厮从音色上听，属于随乡入俗的“吴人说吴音”范畴，也仿佛“犬夜鸡晨”当鸣则鸣。究其叫声，并非如《诗经》中描述的“孜孜、恰恰”、“蛮蛮、嘈嘈”这种，而是“怪、怪……”那样急促而锐利，一副人不警醒、誓不罢休的气势。它不停地用男唱女声的怪音，重复这些言简意赅的告诫之声。但鸣的时间一长，便让你有了如乌鸦叫一般的烦躁。但它和乌鸦的咕嘈又不同，它不像这个鸟中预言家，带来的尽是不祥之言。它只是奉旨一般，守在危险水域，声嘶力竭地提醒大家：河深危险，务必请带好小孩啊。

梁不弯。生活使我渐渐明白，到了我这个年纪，可挽留的东西越来越少，不愿挤进人群，甚或说人不是。

七

对于美好，有很多理解。簪岭是美好的，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宛如城廓，群峰之间的河谷地带，枕山面水，日光充足。簪岭原住民现已搬到山下，有些房子已存数百年，需要进行修缮和保护性开发。我常常想，有好多地方，我们来过、走过、看过，也会惊异它的美轮美奂和非同寻常，却不想长久地呆下去，这单纯是因为一种生活习惯使然吗？

山河远阔，繁华尘世，我们带着爱上路，把花开花谢化成浅浅的诗行，无论走到哪里，满目皆是风景，否则即便行遍天下，心里也是空空的。

黄书记告诉我们，五年前一门阡村土地流转之后村民们不知道种什么，后来他们引进金丝皇菊苗株，一元一株，第一年试种五亩，第二年所有的苗株都自己培育，成本只要一毛五分钱，种植规模逐年扩大，今年达到四十亩。还专门成立了公司，本地销售的同时通过展示会、直播等网络营销，增加了村民收入，带动了村营经济。明年准备扩大到一百五十亩，添置一百多万元机器设备，打造集休闲、旅游、观光、采摘为一体的智慧农业。

行驶在乡村路上，两边漂亮的小别墅，墙上都绘着美丽的彩画，夕阳送我们归程，一片片金色招展作别。江苏省生态村、江苏省人居环境示范村——一门阡村，明天一定会像彩画般美丽，一派金色未来。

鸟中最普通、最庸常的个体，应数麻雀。这个好动份子，身形机敏小巧，其声嘈嘈切切，犹如街坊邻居间关于油盐酱醋茶的辩论，但侧耳细听也就是这么几句：“饥、饥”，“吃、吃”。对啊，民以食为天，何况鸟呢。它们以细致耐心的罗网，终日不停地打捞那些田野上被人遗落的果实和籽粒。有时，它们像一个个摇头晃脑的穷秀才，刚对一篇晦涩的古文，产生了低头斟酌的兴趣，却转眼左顾右盼地谋划诗和远方了。

它们成群结队时，声势浩荡。把浆果献给酿造者的稻草人至今仍和它们苟合。这些小精灵一度与饥民争食，而险被国民摇旗剿灭。田园的稻黍粟麦菽，因它分食而减产，却因它勤奋除虫又丰收多多。让人褒贬难辨，只好以功抵过。

人对鸟善，鸟便通人性，曹雪芹笔端的鹦鹉就是如此。当年，黛玉为情所困，常作诗自吟，这只一直处于人鸟对话语境中的鹦鹉，竟然也变得空灵起来。黛玉去世，在人去楼空的潇湘馆，它以哭诉的拟声借诗追怀：“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并以生命之魂为代价，甘愿被掩埋在曹雪芹为林黛玉所作的《葬花吟》诗句中：“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和鸟魂？”

喜鹊送福，鸿雁传书。鸟在依赖于自然的一草一木，获得一呼一吸的同时，也给予人们闲情偶寄的启迪和生命存在的感悟。其实，在浩瀚的人类生活中，自己若不具鸿鹄之志，就做一只恋巢飞绕的燕雀也蛮好。



“老师早！”

“小朋友早！”

每天清晨，沉寂了一个夜晚的幼儿园在孩子们清脆稚嫩的问好声被唤醒。孩子们仿佛一只只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地投入了幼儿园的怀抱。门前宽阔的水泥路上送孩子的轿车一辆接着一辆。这是爸爸妈妈送孩子来了；时不时带着孩子的电瓶车驶过，熟悉的爷爷奶奶辈互相打着招呼。人们按照园门口的标识停车，秩序井然。已经适应了幼儿园生活的孩子们转身跟大人们说再见，孩子的脸上笑靥如花，大人们也挥挥手笑着放心地离开。

这是一所乡村幼儿园，也是咱们家门口的幼儿园。虽说地处农村，可是园内的设施一点不比城里的幼儿园差：宽阔的塑胶跑道、绿色如茵的草坪、各种大型儿童玩具、随处可见的秋千架、玩沙池、玩水池应有尽有。教室里教学一体机、空调、直饮机一应俱全，就连卫生间里孩子们的小便池都是声控的。园门口的空地开辟成了孩子们的种植园，园内喂养着两只孔雀，随时供孩子们参观、喂食。围墙边铺着鹅卵石的弯曲小道旁种植着应时应季的花草树木，园外停车场东侧是村子里辟出来的一处绿化带：一些柳树、松树、芭蕉树、枫树在这里安了家。园内先进的设施、园外开阔的场地和四季郁郁葱葱的树木让很多城里的领导和同行们来参观时由衷地称赞幼儿园是一处“天然氧吧”；也时常听到家长们感慨：现在的孩子多么幸福啊，咱们乡村幼儿园也像童话城堡啦！有调皮的孩子，在放学后还流连忘返的，他们总是在大人們的催促声中恋恋不舍地离开幼儿园。

佩佩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宝和二宝相差了十岁。她说：大宝在这里上幼儿园时，孩子们只能在教室和操场进行简单的学习和游戏。当时幼儿园还是私营性质的。因硬件设施落伍于城里幼儿园，教学模式老化，师资配置也不足。其间动过帮大宝转学的念头，若不是大宝和老

家门口的幼儿园

□ 潘晓星

师们处出了感情，早就转到县城上幼儿园了。那时，幼儿园里没有图书室、美工室、建构室等。现在新建的幼儿园里这些功能室应有尽有，还设了多功能厅。师资力量也提高了，每个班级都配全了“两教一保”的师资，硬件软件一点不比城里幼儿园差了。把二宝送到这样的幼儿园也放心了。

佩佩的话说到了点子上。现在已经很少有家长舍近求远送孩子进城上幼儿园了。请让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如东学前教育这十年累计新建改扩建幼儿园34所，全县公办园由8所增加到51所；生均公用经费从原来的每生每年200元，到现在的每生每年840元；省市优质园从28所上升到52所。

我所在的幼儿园于2014年回收为公有制幼儿园，每学期都添置大量的教玩具，师资力量充足。新园于2019年建成后，政府更是加大资金投入，园内面貌焕然一新。每个教室配备了全新的多媒体教学一体机，玩具架、桌椅全部换成崭新的。老师们精心设置了不同的游戏区域，利用农村幼儿园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因地制宜地设置游戏，扮靓环境，形成乡村幼儿园的教学特色。在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幼儿园先后被评为市级优质园、省级优质园。孩子们玩在其中，乐在其中。

贝贝奶奶则说：还是家门口的幼儿园好！我家就住在幼儿园前面的居民点。原先准备送贝贝去县城上幼儿园，在县城也买了一套房子的。可是我胆子小，街上马路车来车往的，不敢用电瓶车带着贝贝上学。这事儿让我犯了难。幸亏，政府新建了幼儿园，环境、条件都不错。这不，每天我带着贝贝步行五分钟就到了幼儿园啦！

其实，除了硬件设施，政府也加强了软件管理。本世纪初，全县乡镇幼儿园由公营改为私有制，其间许多乡村私立幼儿园师资力量不足。回收后，政府在人员配置上下足了功夫。除了每年招收编制内幼师外，还招聘了一批批保育老师，充实了乡村幼儿园师资队伍。“两教一保”的到位有效地促进了城乡幼儿园一体化发展，老师们围绕课程游戏化不断开展实践与探究，师资素养逐步提升，打造了“幼有所育、幼有优育”的如东模式。

每天清晨，当我在幼儿园门口值班时我喜欢看这样的“景”：园外送孩子的家长络绎不绝、操场上，孩子们愉快地开始了晨间活动，老师们穿插其中，不断与孩子们互动、融入其中。孩子们的笑声不时飘入耳中。喇叭里正播放着那首久唱不衰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我们的生活多快乐……

